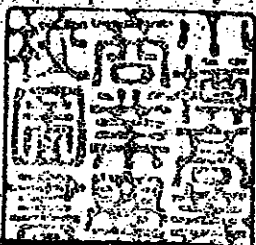


小樽高等商業學校			
圖書部			
總			九
三		止	門
八		屋	三
九		号	部
號	冊	號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卷之一

南京探江都御史嘉善丁寅

南京翰林院孔目和錢養庶

南京鴻臚寺卿歸安錢完

南京禮部司務和羅大冠

南京翰林院諭德餘姚孫如游訂正後

學

上完姚履旋參閱

十九世裔孫方永祥重刊

雜著

幼儀雜箴二十首 有序

道之於事無乎不在古之人自少至長於其所在皆致謹焉  
而不敢忽故行跪揖拜飲食言動有其則喜怒哀惡憂樂取  
予有其度或銘於盤盂或書於紳笏所以養其心志約其形  
體者至詳密矣其進於道也豈不易哉後世教無其法學失  
其本學者汨於名勢之慕利祿之誘內無所養外無所約而

人之成德者難矣予病乎此也蓋久欲自其近而易行者為學而未能因列所當勉之目為箴揭於左右以攻己闕由乎近而至乎遠蓋始諸此非謂足以盡乎自脩之事也

坐

維坐容背欲直貌端莊手拱臆仰為驕俯為戚毋箕以踞歛以側堅靜若山乃恆德

立

立之比也如植手之恭也如翼其中也敬而外也直不為物遷進退可式將有立乎聖賢之城

行

步履欲重容止欲舒周旋遲速與仁義俱行不畔乎仁義是為坦途

寢

形倦于晝夜以息之寧心定氣勿妄有思偃勿如伏仰勿如尸安養厥德萬化之基

揖

張拱而前肅以紆敬上手宜徐視瞻必定勿游以傲勿挑以輕遠恥辱於人動必以正

拜

古拜有九今存其一數之多寡尊卑以秩宜多而實倍以取禍宜寡而多為諂為阿以禮制事不爽其宜

食

珍腴之慚不若藜藿之甘萬鍾之尸居不若釜庾之有為苟無待於富貴夫孰得而貧賤之噫

飲

酒之為患俾謹者荒俾莊者狂俾貴者賤而存者亡有家有國尚慎其防

言

發乎口為臧為否加乎人為喜為嗔用乎世為成為敗傳乎書為賢為愚嗚呼其發也可不慎乎

動

吾形也人吾性也天不天之祗而人之隨徇人而忘反不棄其天而淪於禽獸也幾希

笑

中之喜笑勿啟齒見其異勿侮以戲內醜病乎德外為禍階抵掌絕纓匪優則俳

喜

得乎道而喜其喜曷已得乎欲而喜悲可立俟惟道之務惟欲之去顏孟之樂反身則至

怒

世人於怒傷暴與遽切齒攘袂不審厥慮聖賢不然以道為度奚道酬物已則無與暴遽是懲聖賢是師顏之好學自此而推

憂

情學與德汝日戚戚憂為有益名位不光惟日憂傷汝志則荒棄其所當憂而憂其不必憂世之人皆然汝孰憂哉勉於自脩

好

好

物有可好汝勿好之德有可好汝則效之賤物而貴德孰謂道遠將允蹈之

惡

見人不善莫不知惡已有不善安之不顧人之惡惡心與汝同汝惡不改人寧汝容惡已所可惡德乃日新已無不善斯能惡人

取

非吾義錙銖勿視義之得干駟無愧物有多寡義無不存畏非義如毒螫養氣之門

與

有以處已有以處人彼受為義吾施為仁義之不圖陷人為利私惠雖勞非仁者事當其可與萬金與之義所不宜毫髮

拒之

誦

誦其言思其義存諸心見乎事以敬畜德以靜養志日化歲加山立川駛聖道卓然焉敢不至

書

德有餘者其藝必精藝本於德無為而名惟藝之務德則不至苟極其精世不之貴汝書不美自視不善德不若人乃不知憂先乎其大後乎其細大或可傳人不汝棄

雜銘

冠

居上不易眾所瞻視傾側必墜

帶

居上不易眾所瞻視傾側必墜

寬則弛急則促要厥中泰而肅

衣

服不美人不汝尤德不美乃汝之羞

履

孰為險履非義孰為夷行必思敬於事先靡適不宜

筆

妄動有悔道不可悖勿謂汝才後有萬世

墨

難乎成易乎毀保元德著千禩

硯

其體剛肖乎乾其用靜法乎坤惟德全永長存

紙

以之立言欲其載道以之記事欲其利民以之施教欲其義以之制法欲其仁

界尺

體方則動正質重則行直一轉一側亦不可偏僻

硯匣

思而後言其言必傳言而後思雖悔莫追

書櫃

唯羣聖之道咸萃在茲不能精思力學則書為虛器不能希賢由聖則學非真知小子極愚敢不敬慎日以孜孜

書籤

至博而約於精深思而敏於行

考古以立事觀人以脩己治亂興衰必知其由進退語默必

中乎理

毋眩乎辭必要諸道以聖為則純駁可考  
論學則觀其身論政則考其時  
詞有華而不廢言有似而不取

枕

於此思道道必明於此論事事必成於此警戒汝福將大於  
此恣肆其禍將至

席

燕安溺人甚於洪波身溺可濟心溺奈何  
患常生於無事禍莫大於多欲憂惕可以保身敬慎可以致  
福

衾

已之溫思人之寒已之安思人之艱

德之失錦衾慄道誠完布衾安

持敬勿墮恆省己過毋謂不汝知天視不遺

牀屏

蔽汝身毋蔽汝心

梳

美衣華體美服華身衣之惡謂汝竄貧名之惡斯為小人致  
飾於外而不思自新奈何乎此民

頰盆

汝面或垢不容飲食汝心之汙不愧於色噫視心如視面以  
新厥德

戶

新厥德

端爾聽邇言勿溺小事必敬

正容體謹辭令出入必思欽若天命

戶內治天下易邇或謬遠安求已為而悔莫若早戒患至而

憂不如預謀

何以樂心無愧怍何以憂輕舉多求

闔兮闔兮取法乾坤由仁義行以貽爾子孫

牖

蔽則暗啟則明克去欲兮天德乃宏

大其牖天光入公其心萬善出

啟之啟之天光斯生戒之戒之勿蔽汝天明

日月之光無微不達鬼神之理無幽不察擴汝昭明勿自掩

關

觀室於牖觀人於道闢牖者破昏好道者日新

柱

人有可忿反已而察已有甚怒忍無妄發

毋肆爾情以壞汝名彼惟不思卒債事喪生

交善人者道德成存善心者家室寧為善事者子孫興

室何以傾梁柱弱家何以衰禮義薄國何以亡無德澤

門

非禮之事勿行非義之貨勿入

禮義所出是為清門悖傲所出是為禍門財貨所出是為幸

門仁賢所出是為德門

不惑於利者休多行可悔者憂

非無外不足以任道非無息不足以成業非至公不足以知



人非至密不足以察理心之所貴者四此之謂也

金

勿納非義以取滿盈非義多毒滿盈必傾  
質完厚德日新資六府養兆民

食器

汝飲而食當思爾職行而有得斯無愧色無功而厚享斂節  
已以裕眾是為儉德嗇人以自封斯為民賊毋以一食而忘  
天下毋以苟安而忽永圖  
適己而忘人者人之所棄克己而利人者眾之所戴

酒卮

無以欲失性無以忿輕生無以樂忘禮無以利用兵洽親和  
眾恆於斯造禍興敗恆於斯懲其惡以趨善尚慎其儀

可欲必戒萬乘之國多以此敗矧汝士也秦

人不嗜水而惟酒之嗜酒之味美而水無味嗚呼淡泊者無  
毒而好美者可畏夫焉可以不識

肉俎

有以異物用物無愧不能脩德而享其奉是食其同類也吾  
為汝懼之

食案

為善終世一省而厥務德如山一言而殒忿不可長惡不可  
滋七箸之頃怨或起於斯

疾不生於葶茶而生於甘美禍不生於平戈而生於言語微  
慎汝口鑿於前軌

養身之具或有未備汝以為愧養心無方禮義消亡不思其

發其大而不圖其細幾何而不賊汝之生邪

斗斛

土廣粟多匪以量而加德薄才散匪以倉為患出納平均將

利爾嗣人

權衡

虛以為體平以為則隨物賦形為民作極皇王攸謹尚其無

私百爾秉心或鑿於茲

尺度

尋丈之謬實始毫釐君子畜德無忽細微

几

憑之安出汝言居上不易為下實難

倚席

汝之息念民之力汝之休念民之憂忘其私而與道謀後其

私毋俾人尤

先人而後己者安適己而勞人者危無以過小而不戒無以

道大而不為

扇

德之涼任之寵攝尺寸之柄四方風動

謹無悔忍無憂謙無辱信無尤

時乎舍時乎庸動不違時代天之工

寒即乎煥暑即乎涼自外至者懼其已傷而不知發乎中者

為身之殃噫嗜欲之毒甚於劍芒人惟寒暑之慎而不於此

之防何邪

爐

近而卽之則能溫汝狎而陵之則能焚汝民猶火也勿謂可  
侮

匕筮

汝之食人慎勿恩人之食汝慎勿諉

五鼎之饋為惠不成乾餼之遺怨由以生一舉筮而驕士將敗

汝名

帚

地之垢治之以帚心之垢不思其道汝居孔潔兮於汝何有

瓦

大厦不傾匪一瓦之積黎庶之安乃眾賢之力

浴

洗滌邪慮以啟新知勿安於汗濁自棄弗治

濯之潔初匪外至於鑠天明亦若此眾欲汗之吁可鄙形之  
汗濯之則已心之汗百行皆毀名之汗萬世之恥水既潔然  
後可以澡身已既修然後可以化民

桔槔

早為虐汝功乃作寧汝無功無俾歲也凶

聖制器資利人功施博巧足珍賜多言道未醇眩異說惑聖

真是猶見一瓠之濟而以舟楫為可棄夫安得為智邪

鑿

用汝芟夷或封殖崇善去惡乃厥職

念民勞謹民時順民欲惠民災

耒耜

勞思善斂豐財

勞宗齊集

卷之二

安厥匱恬厥勤業勿貳世長利

牛之力不可劇土之宜不可易牛劇則敗土易無稼

箠

勞則息毋既其力力竭則斃於汝乎何益

鞍

道役智智役力智之不如惟汝所適任智而不知道人將汝

役

馳驟易劇不若徐行不息易劇者緩不息致遠

轡

操縱有術驚猶良用違其才騏驥亡以寬馭民邦乃昌

車

以廣載以剛運險則止易則進眾材得職乃不償

眾器堅車乃良百戰得賢成乃光朽輶腐輻乘者殃

雜誠

人孰為重身為重身孰為大學為大天命之全天爵之貴備  
乎心身不亦重乎不學則夷乎物學則可以守身可以治民  
可以立教學不亦大乎學者聖人所以助乎天也天設其倫  
非學莫能敦人有恆紀非學莫能序故賢者由學以明不賢  
者廢學以昏大匠成室材木盈前程度去取沛然不亂者繩  
墨素定也君子臨事而不眩制變而不擾者非學安能定其  
心哉學者君子之繩墨也治天下如一室發於心見於事出  
而不置煩而不紊不學者其猶盲乎手揣足行物至而莫之  
應

右第一章

治人之身不若治其心也使人畏威不若使人畏義也治身則畏威治心則畏義畏義者其於不善不禁而莫能為畏威者禁之而莫敢為不敢之與不能何啻陵谷

右第二章

養身莫先於飲食養心莫要於禮樂人未嘗一日舍飲食何獨於禮樂而棄之乎尊所賤而卑所貴失莫甚焉

右第三章

學術之微四蠹害之也文姦言撫近事窺伺時勢趨便投隙以富貴為志此謂利祿之蠹耳剽口銜詭色淫辭非聖賢而自立果敢大言以高人而不顧理之是非是謂務名之蠹鈞撫成說務合上古毀譽先儒以謂莫我及也更為異義以惑學者是謂訓詁之蠹不知道德之旨雕飾綴緝以為新奇鉅

齒刺舌以為簡古於世無所加益是謂文辭之蠹四者交作而聖人之學亡矣必也本諸身見諸政教可以成物者其惟聖人之學乎去聖道而不循而惟蠹之歸甚哉其惑也

右第四章

為政有三曰知體稽古審時缺一焉非政也何謂知體自大臣至胥吏皆有體違之則為罔先王之治法詳矣不稽其得失而肆行之則為野時相遠也事相懸也不審其當而惟古之拘則為固惟豪傑之士智周乎人情才達乎事為故行而不罔不野不固

右第五章

古之仕者將以及物今之仕者將以適己及物而仕樂也適己而棄民恥也與其貴而恥孰若賤而樂故君子難仕

右第六章

古之治具五政也教也禮也樂也刑罰也今亡其四而存其未欲治功之逮古其能乎哉不復古之道而望古之治猶陶瓦而望其成鼎也

右第七章

定天下之爭者其惟井田乎弭天下之暴者其惟比閭族鄒之法乎有恆分而知恆道奚由亂

右第八章

三代之化民也周而神後世之禁民也嚴而拙不知其拙也而以古為迂孰迂也哉

右第九章

化於未萌之謂神止於未為之謂明禁於已著之謂察亂而

後制之謂警秦漢之始其警也與不師古而警之師孰謂之非警也

右第十章

貧國有四而凶荒不與焉聚斂之臣貴則國貧勲戚任子則國貧上好征伐則國貧賂賄行於下則國貧富國有四而理財不與焉政平刑簡也民樂地闢也上下相親也昭儉而尚德也此富國之本也

右第十一章

國不患乎無積而患無政家不患乎不富而患無禮政以節民民和則親上而國用足矣禮以正倫倫序得則眾志一家合為一而不富者未之有也

右第十二章

學古而不達當世之事鄙木之士也通乎事變而不本於道術權詐之士也鄙木者不足用權詐者不可用而善悅人及其失也木愈於詐聞以權詐亡國矣未聞鄙木者之僨事也故君子尚朴而不尚華與其詐也寧木

右第十三章

仕之道三誠以格君正以持身仁以恤民而不以利祿撓乎中一存乎利祿則凡所爲者皆徇乎人徇人者失其天失天而得人愈貴而猶賤也

右第十四章

柔仁者有後剛暴者難繼仁者陽之屬天之道也生之類也暴者陰之屬地之道也殺之類也好生者祥好殺者殃天行也

右第十五章

爲家以正倫理別內外爲本以尊祖睦族爲先以勉學脩身爲教以樹藝蓄牧爲常守以節儉行以慈讓足已而濟人習禮而畏法亦可以寡過矣

右第十六章

禮本於人情以制人情泥則拘越則肆折衷焉斯可已古之庶人祭不及祖漢以下及三世非越也人情所不能已也古過於薄今過於厚則從於厚今過於薄不若古之美則惟古是從禮近於厚雖非古猶古也

右第十七章

古禮之亡也人不知事親之道今喪禮朝夕奠之儀其事生之常禮乎孔子曰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噫行

者鮮矣

右第十八章

三年之喪自中出者也非強乎人也因其心之不安莞簟也故枕由寢苦因其心之不甘於肥厚也故啜粟飲水因其不忍佚樂也故居外次不聞樂豈制於禮而不為哉情之不能止也今世之能喪者寡矣飲食居處如平時談笑容服無所更變古之戮民與欲正天下之俗非始諸此夫安始

右第十九章

君子事親以誠緣情以禮知其無益而偽為之非誠也惑異教而冀冥福者非偽乎聖賢所不言而不合乎道者非禮也化乎異端而奉其教者豈禮也哉事不由禮者夷也夷者夷之死不附乎祖

右第二十章

孝子之愛親無所不至也生欲其壽凡可以養生者皆盡心焉死欲其傳凡可以昭揚後世者復不敢忽焉養有不及謂之死其親沒而不傳道之謂之物其親斯二者罪也物之尤罪也是以孝子修德修行以令聞加乎祖考守職立功以顯號遺乎祖考稱其善屬諸人而薦譽之俾久而不忘遠而有光今之人不然豐於無用之費而嗇於顯親之禮以妄自詭而不以學自勉不孝莫大焉

右第二十一章

國之本臣是也家之本子孫是也忠信禮讓根於性化於習欲其子孫之善而不知教是自棄其家也

右第二十二章



爲子孫者欲其慤不欲其浮欲其循循然不欲其頡頏然循循者善之徒頡頏者惡之符

右第二十三章

士不可以不知命人之所志無窮而所得有涯者命也使智而可得富貴則孔孟南面矣使德而可以致福遠禍則姜里匡人之厄無從至矣使君子必爲人所尊則賢者無不遇矣命不與人謀也久矣安之故常有餘違之故常不足

右第二十四章

處俗而不忤者其和乎其弊也流而無立持身而不撓者其介乎其弊也厲而多過介以植其內和以應乎外斯庶幾乎

右第二十五章

非義之利腊毒可喜之事藏悔易悅之人難近萬全之舉多

怨君子知其然功苟可成不沮於怨也人果不可近不受其悅也事之適意必思其艱利之可取先慮其患故名立而身完也

右第二十六章

一年之勞爲數十年之利十年之勞爲數百年之利者君子爲之君子之爲利利人小人之爲利利己

右第二十七章

君子有四貴學貴要慮貴遠信貴篤行貴果

右第二十八章

好義如飲食畏利如蛇虺居官如居家愛民如愛身者其惟貞惠公平釋書而爲治而政無不習也去位而處野而色未嘗異也是以不以才自名而才者莫能及不以道自任而君

子推焉世俗之學豈足以窺之乎

右第二十九章

儒者之學其至聖人也其用王道也周公沒而其用不行世主視儒也藝之而已矣嗚呼孰謂文武周公而不若商君乎

右第三十章

人或可以不食也而不可以不學也不食則死死則已不學而生則入於禽獸而不知也與其禽獸也寧死

右第三十一章

待人而知者非自得也待物而貴者非至貴也

右第三十二章

不忤於心合乎天足乎已及乎人而無容心焉其惟君子哉

右第三十三章

尚鬼之國多病好利之人多貧禍不可避也利不可求也有心以避禍者禍之所趨嗜利無厭者害必從之故君子信道而安命

右第三十四章

人之不幸莫過於自足恆若不足故足自以為足故不足獲益易盈以其狹而拒也江海之深以其虛而受也虛已者進德之基

右第三十五章

政之弊也使天下尚法學之弊也使學者尚文國無善治世無聖賢二者害之也何尤乎人

右第三十六章

愛其子而不教猶為不愛也教而不以善猶為不教也有善

言而不能行雖善無益也故語人以善者非難聞善而不解者為難

右第三十七章

金玉犀貝非產於一國而聚於一家者以好而集也人誠好善善出於天下皆將為吾用奚必盡由於己哉智而自用不若聞善而服之懿也才而自為不若任賢之速也

右第三十八章

學箴九首有序

昔之為學者經無恆說師無恆道隨其意之所向而欲自達於古為功勞而成效寡今之世異乎此遠矣經出於一家之言而道槩於聖賢之中苟務學焉宜無不至而人才之難反有甚於昔者豈非不得其方也哉作九箴以自省且以戒人

擇好

不好而學勞而罔獲不慎而好曷底乎道或好其迹或好其辭匪不能好其好者卓三千之徒莫非奇士聖云好學惟顏氏子俯仰自得泊乎無言彼豈區區怠於有聞嗟爾奚為以名自累名也可懷顏亦可媿

慎習

以身範俗者聖賢之為不化於俗者中人之資與俗推移匪愚則何古之為學所以行道通則為汙介則為矯較其所近介愈於通失已離殊違道則同夷羣混世欲與道俱懼汝忽焉小人之趨余茲戒汝篤慎厥守不有古人可師與友聖則汝師賢尚友之彼亦何人汝寧弗思

明義

徐宗齊

明於義者於利也輕授之天下不以為榮苟為所移皆可欲者快意陳前身亦可舍一念之動一髮之間相去幾何為陵為淵勿以其微殆曰可愛微之不察夫者何有聖有伊尹放主於桐海內帖然服其至公人見遺錢縱自私晚市兒抵掌訾其貪利尹獨何道舉世不疑心無所利曰汝信之惟利之喻害於而躬行義之報博乎無窮擇義在我聖亦可企勿謂古之人吾不敢至

辨疑

不善學之人不能有疑謂古皆是曲為之辭過乎智者疑端百出詆訶前古撫其遺失學匪疑不明而疑悲乎鑿疑而能辨斯為善學勿以古皆然或有非是勿負汝能言人或勝汝忘彼忘我忘古與今道充天地將往汝心

虛受

中之虛取善於人沛然有餘實其內自以為至人不汝慕天下之善天下同之汝不自私孰匪汝師一夫之識其復能幾奈爾不思貴已賤彼舜禹之聖猶取人言汝曷不然汝豈誠賢

知要

何以治己何以治人聖承賢繼何事何因為學不難知要為貴識其大端勉焉可至不察其本而玩其華窮奇極博於道何加聖賢之學皆以用世不宜於行斯為一藝天之畀汝靡有不全汝忍狹之不畏於天

篤信

命輪人為弓強之不從俾庸人為瓦瓠之不可土守其業猶

不以利移舍古徇今何以士為仁義吾內爵祿其外內為外  
屈失其天貴蹈道自我失身用人不求合於世斯為天民

慎獨

人或可欺天實汝司人不汝窺汝心自知臆存心如事天為  
敬之基

篤行

中人慕道如童贊日知其為明不知其實日不可邇道非日  
比擴而行之在我而已一身非彼天下非大勢有屈伸道無  
隆隘勿敏於言而怠於行維昔若不足以底於成

四憂箴有序

孔子之聖不待勉而成然恐夫德不修學不講義不即徙過  
不能改則引以為已憂今人之質不足修德人也決矣而未

見有以四者為憂者其卒歸於愚也矣恠焉余懼為愚之歸  
也箴其闕以自勉

修德

古人言學修其在己已無所得猶不學爾惟德之務必勉於  
為譬諸飲食必飽為期方其已飽不憂其餒無以繼之餒可  
立待是以賢哲務德是修行以終身恆以為憂一事之成一  
行之蹈豈云匪德貴乎彌劬知不逮舜仁不逮堯日伊曰周  
德音孔昭彼與吾同作則萬世獨為凡民寧不有愧充之俾  
崇擴之俾洪主敬力行不息其功成無為能盈無為足聖之  
不如而汝自局汝不是思汝年日加暨其已晚汝憂則那

講學

聖於萬理皎若日月不資修治洞見毫髮猶必講學以辨是

非嗟今之人乃謂有知性命之微政教之大遠徹古今廣溢  
覆載孰可自淑孰可及民損益弛張奚後奚先汝之不講粉  
飾掩護事變臨前左右失措古君子爲學要而不華任之天  
下如治其家惑矣今之人以華爲貴空言自誑道則不至咨  
汝講學大本是求勿狹以陋勿駁以浮心與道俱鬼神與謀  
憂已之不逮後則無憂

徒義

聞所當爲奮決不疑颺移電馳是謂勇於自治知其爲義可  
否進退怯於爲善陷溺也易聖賢雖大惟勇可成勿安於非  
義謂吾不能義不能徒聖猶凝之汝不憂乎忍自絕於善而  
甘爲小人之儔乎

改過

昔爲不善今悟其愆能立改之不失爲賢言曰旣出事曰旣  
往懲創不嚴其惑日長理欲之際義利之間精察其幾勿就  
所安折其始萌覺於將發盪摩翳昏存其昭晰作聖之學必  
謹自茲顏子不貳爲萬世師勿恃能改無過爲貴以有過爲  
憂顏樂可致

箴四首有序

無以過人者成人之流而求異於人者又君子之所不取也  
然則將何所從哉合乎天不合乎人同乎道不同乎時雖不  
求異於人而過人也遠矣余病乎未能而學焉欲自至近者  
始作箴以自勗

曰

不宜言而言是佞之徒宜言而不言是愚之符佞爲檢人愚

為鄙夫直言而言人誰汝惡宜默而默人誰汝怒我言以道  
彼惡何傷我默以義彼怒彼狂惟道之從勿徇乎人徇人違  
道與愚佞均天之生爾將以明道在彼墜緒汝障汝紹勿肆  
於冥合乎大中惟翼聖之經

身

人之營營汝則凝凝人之懔懔汝則安安相彼君子如嶽如  
河小人輕儇如鼠如蛾嗟時之人蛾鼠是效不死於機卒殺  
於燎嶽以靜壽河以廣容式其深崇以鎮於家邦

食

凡民之生食必有事徒食不事惟夫豕類犬以禦盜豕以供  
祀人之無益非二物比美貌長驅號名為儒智由物下孰云  
非愚我告汝訓臨食必思思而無媿汝則食之汝業不修汝

德不益汝心有媿雖餒勿食汝學汝仕推是無違思而有得  
力見於為功施天下萬鍾非奢無德於人瓢粟猶多汝思而  
食省於斯言誰謂道遠將得其門

寢

聖哲之寢心亦有思思而為善厥德沛如彼闇之思在乎利  
欲長惡滋凶惟日不足周公待旦大猷以成跖起雞鳴死以  
盜稱其思則同其績曷殊中夕不寐撫心以圖

克畏箴

於皇上帝降衷於人五性統心宰制此身如國之君如兵之  
帥百職萬夫罔敢乖悖稟氣或偏格其天明外與物交私欲  
乃萌淫哇誘耳靡曼眩目言發於躁形動於欲或亂以酒或  
肆以狂詭隨為柔狠虐為剛顛倒謬迷舉違其正敗類賊倫

勤喪天性當其方昏恬謂宜然中夜靜思夫豈吾天迺奮而  
悲亟改前轍過於橫流撲於始發若去蝨賊若截姦兇鼓勇  
直前不留寸蹤挾彼陰霾洗滌日月秉禮持敬作我斧鉞孤  
光既回萬類復初思前之爲陷於囂愚今幸克之敢弗戒懼  
操存稍怠恐其逸去屋漏之闇對越有嚴一念之微鬼神降  
監勿安所安勿嗜所嗜易失惟言難成惟事圖巨於細履坦  
若巖跬步或差萬馬莫追內謹其幾外防其誘盤盂機筭在  
席師保可畏在心豈彼蒼蒼心之操縱身與存亡表裏交修  
本末一致作聖之基敬戒勿墜

勵志箴

天賦純命赫赫皇皇肆人受之厥質匪常或柔或剛或粹或  
龐惟上聖允臧爲民之綱天命上聖綱紀人極肖天之能克

有成德發之爲猷動之爲則播爲嘉言時靡瑕忒如陶如冶  
如春如秋如元氣之運如江河之流民咸仰之莫覲厥由黎  
民於大中佐天洪休昔在堯舜邁列百王亦有湯武易亂以  
康弼其令謨惟憂哲有光翁恭駿昌道以大行周德衰止元  
聖以作以言爲政以詔以覺其德天地其用粟帛妙乎無方  
於廓景鑠相在後君子孰不是儀永言千古疇克類之有扶  
而崇有淪而卑有閑於事而本則遺惟昔炎宋天擴其部篤  
生俊哲旁魄先後導流於源擇苗於秀用爲飲食作爲師保  
穰穰者舒擅於中區營彼夏屋旣播旣除曾是弗居困路路  
衝慨懷古昔慚愧交如閔予微陋夙冒顯齊父師之訓續引  
先緒昭哉先子靖恭好古匪仁勿服匪禮勿處爰求懿德以  
淑後生秩秩嘉謨泚泚德馨何惑不祛何昧不明欽之毫普



散周公紂予實不類聞善解臨眩昏於華罔臻厥與持循不  
武過愆莫告惟荒涼之懷是用不得其要惟日惟月則弗我  
舍聖功詭遐會弗我周童也植志壯也則懈內愧於心若膚  
叢於蠶在昔多士卓爾早成一閒庶幾揚聖之庭長沙博志  
諸葛挺英皆夙造乎道為世準程子金焉是望若或可及退  
省於中莫之能立中夜以興攬衣涕泣若鴻鵠在樹靡所止  
集視彼瀾水其流混混未抵於海尙莫能息道雖云遠有志  
則獲心脊方確焉敢不力誠以為幹敬以為植義以為路禮  
以為城俾內無擾而外慕不萌統乎天君百志惟明弧勁則  
遠水盈則衍溝澮之溢所及則淺伯禹之績公旦之典甘伊  
匪人德劭於勉一體之虧愧不逮人厥德之施覆謂宜然請  
汝勿知亦既能言知而勿念云誰之愆嗟予小人矢自今始

匪口之言惟足之履成巨於微涉遐於邇羣哲在上用循於  
前軌

毀譽箴

余嗜道頗久閒微之毀譽而喜怒之心未忘竊為物所動也  
作毀譽箴箴曰人之譽汝戒汝勿喜汝喜而驕汝德日圯人  
之毀汝戒汝勿怒汝怒而爭人將汝惡地為愚甚惡為禍階  
內削外戕存者幾何古之君子學以為己聞人之言審己而  
已足也吾師者也吾欺過則在彼喜怒何為無知之人中怯  
不足以人之言為己寵辱人言萬端孰可詰徵苟信不備負  
汝之生汝自今後吾告爾法棄汝耳目惟心是察耳目者人  
心通乎天天而謂然汝何憾焉

擇交箴

捷而趨詭譎而隨面則爾諛背則爾非默然而方聞聞而正貌不爾是心則爾敬苟信其外不察其中君子之失小人之從友彼小人如飲鴆酒入口雖甘毒則在後與君子朋壑舌逆情始為難堪輔爾於成有妾人者二者之間援仁襲義以許以訕求其所為汙穢莫測是為務名惟爾之賊交際孔艱厥狀萬端直謂爾傲順謂爾奸傲德之凶奸德之回不回不凶惟道是請無求人合而合於天人合一時天合萬年

家人箴十五首省序

論治者常夫天下而小一家然政行乎天下者世未嘗之而教洽乎家人者自昔以為難豈小者固難而大者反易哉蓋骨肉之間恩勝而禮不行勢近而法莫舉自非有德而躬化發言制行有以信服乎人則其難誠有甚於治民者是以聖

人之道必察乎物理誠其念慮以正其心然後推之脩身身既脩矣然後推之齊家家既可齊而不優於為國與天下者無有也故家人者君子之所盡心而治天下之準也安可忽哉余病乎德無以刑乎家然念古之人自脩有箴戒之義因為箴以攻己缺且與有志者共勉焉

正倫

人有常倫而汝不循斯為匪人天使之然而汝舍斯為悖天天乎汝棄人乎汝異曷不思耶天以汝為人而忍自絕為禽獸之歸耶

重祀

身烏乎先祖考之遺汝哺汝歆祖考之資此而可忘孰不可為尙嚴享祀式敬且時

謹禮

縱肆怠忽人喜其佚孰知佚者禍所自出率禮無愆人苦其難孰知難者所以為安嗟時之人惟佚之務尊卑無節上下失度謂禮為偽謂敬不足行悖理越倫卒取禍刑遂讓之性天實錫汝汝手足能俯與拜踞為自賊恣傲不恭人或不汝誅天虛汝谷彼有國與民無禮猶敗矧予渺微奚恃弗戒由道在已豈誠難耶敬茲天秩以保室家

務學

無學之人謂學為可後苟為不學流為禽獸吾之所愛上帝之衷學以明之與天地通堯舜之仁顏孟之智聖賢盛德學焉則至失學可以為聖賢伴天地而不學不免與禽獸同歸焉可不擇所之乎噫

篤行

位不若人愧恥以求行不合道恬不加脩汝德之涼僥倖高位祇為賤辱疇汝之貴孝弟平家義讓乎鄉使汝無位誰不汝臧古人之學脩己而已未至聖賢終身不止是以其道碩大光明化行邦國萬世作程汝曷弗效易自滿足無以過人人寧汝服及今尙少不勇於為迨其將老雖悔何道

自省

言恆患不能信行恆患不能善學恆患不能正慮恆患不能遠改過患不能勇臨事患不能辨制義患乎異懦御人患乎剛漏汝之所患豈特此耶夫焉可以不勉

絕私

厚已薄人固為自私厚人薄己亦非其宜大公之道物我同

視循道而行安有彼此親而宜惡愛之為偏疎而有善我何惡焉愛惡無他一裁以義加以絲毫則為人偽天之恆理各有當然孰能無私忘己順天

崇畏

有所畏者其家心齊無所畏者必怠而廢嚴厥父兒相率以聽大小祇肅靡敢驕橫於道為順順足致和始若難能其美實多人各自賢縱私殖利不一其心禍敗立至君子崇畏畏心畏天畏已有過畏人之言所畏者多故卒安肆小人不然終履憂畏汝今奚擇以保其身無謂無傷陷於小人

懲忿

人言相忤遽愠以怒汝之怒人彼寧不惡惡能與禍怒實招之當忿之發宜忍以思彼言誠當雖忤無益忤我何傷適覓

其直言而不當乃彼之狂狂而能容我道之光君子之怒審乎義理不深責人以厚處已故無怨惡身名不毀輕忿易忤小人之為人之所慕實在君子考其所由君子鮮矣言出乎汝烏可自為以道制欲毋縱汝私

戒惰

惟古之人既為聖賢猶不敢息嗟今之人安於卑陋自以為德舒舒其學肆肆其行日月邁矣將何成名昔有未至人閱汝少壯不自強忍其既髦於乎汝乎進乎止乎天實望汝云何而忍無聞以沒齒乎

審聽

聽言之法平心易氣既究其詳當察其意善也吾從否也舍之勿輕於信勿逆於疑近習小夫聞問疑汝為謬為佞類不

足取不幸聽之為患實深宜力拒絕其邪心世之昏庸多惑乎此人告以善反謂非是家國之亡非夫伊人何審爾聽以正厥身

謹習

引卑趨高歲月劬勞習乎汗下不日而化惟重惟默守身之則惟詐惟佻致患之招嗟嗟小子以患為美側媚傾邪矯飾誕詭告以禮義謂人已欺安於不善莫覺其非彼之不善為徒孔多懼其化汝不慎如何

擇術

古之為家者汲汲於禮義禮義可求而得守之無不利也今之為家者汲汲於財利財利求未必得而有之不足恃也舍可得而不求求其不足恃者而以不得為憂則嗟乎若人言

於汝也奚尤

慮遠

無先己私而後天下之慮無重外物而忘天爵之貴無以耳目之娛而為腹心之憂無苟一時之安而招終身之累難操而易縱者情也難完而易毀者名也貧賤而不可無者志節之貞也富貴而不可有者意氣之盈也

慎言

義所當出默也為失非所宜言言也為愆愆失奚自不學所致二者孰得寧過於默聖於鄉黨言若不能作法萬年世守為經多言違道適貽身害不忍須臾為禍為敗莫大之惡一語可成小忿不思罪如邱陵造怨與我招尤速咎孰為之端鮮不自口是以吉人必寡其辭捷給便佞鄙夫之為汝今欲

言先質乎理於理或乖慎弗啟齒當言則發無縱誕詭匪善  
曷陳匪義曷謀善言取辱則非汝羞

四箴

父子

子孝寬父心斯言誠為確不思父不慈子賢親自樂父母天  
地心大小無厚薄大舜日夔夔瞽瞍亦允若

夫婦

夫以義為良婦以順為令和樂禎祥來乖戾災禍應舉按必  
齊眉如賓互相敬化雞一晨鳴三綱何由正

兄弟

兄須愛其弟弟必恭其兄勿以纖毫利傷此骨肉情周公賦  
棠棣田氏感紫荆連枝復同氣婦言慎勿聽

朋友

損友敬而遠益友宜相親所交在賢德豈論富與貧君子淡  
如水歲久情愈真小人口如蜜轉眼如讐人

九箴有序

臣以迂陋過承睿知茲者考文還自京師敬奉教令侍世子  
殿下講學伏觀世子殿下天性高明學業超卓願臣何能有  
裨萬一竊惟古人忠愛乎君者必有箴戒之辭臣無似敢取  
聖賢之意作箴九首以獻講讀之暇倘賜覽觀或可為懋德  
之一助臣不任惶恐之至

敬天

人之有生受命於天動作起居奉以周旋苟或勿敬是慢天  
理既違天常亦紊人紀是以聖哲祇慎小心事無鉅細罔有

不欽逸欲靡存怠肆靡作順天而行俯仰無忤純乎天德與  
聖為徒保國撫民可不敬矣

守訓

聖皇有訓傳之萬年惟克慎守乃為仁賢制度有常尊卑有  
敘愛親忠君恤民禮士大而治國近之脩身孰為之綱在敬  
與勤敬則心明萬理不昧勤則身泰所為無怠精思篤行大  
訓是循能循聖道是為賢君

本孝

身乎奚自實本乎親惟能盡孝斯可成仁况茲有國神明是  
主至德無虧庶政以舉溫顏抑氣先意承歡膳宰視食司衣  
問寒未言而畏不怒而恐志靡自專事無妄動正躬謹行非  
禮不出君親既安心乃無憂惟古文王事父盡孝著於禮經

萬世是效儲王睿哲尚其師之勿謂聖人我不敢為

正學

古學務實體立用隨始諸身心驗於設施後世失之攻乎文  
藝觀聽是娛道德是棄王者之學以古為師窮理正心固守  
勇為法堯為仁法舜盡孝視民如傷文王是效簡冊所陳善  
政嘉猷取之自治奚暇外求聖賢立教要而不煩昧者溺心  
疲憊空言漢之賢王東平稱最篤行為善垂範百世魏有陳  
思徒事文章德業無傳識者弗臧聖明御世好善崇德監乎  
成憲永康邦國

推仁

天地之德廣厚無垠被以一言莫過乎仁萬生芸芸天孰不  
愛爰命人君天工是代圓顛方趾其本異形苟揆厥初皆若

同生聖人之心博施濟眾一夫失所如抱疾痛癩念民寒飽思民飢已享安逸恐民之疲不奪其時不盡其力開其昏愚賑其災厄厭庶樂業國乃富強上不恤下非禮之常蕩蕩大藩哲王所受世篤至仁千載是守

謹禮

人情難制譬之河江禮以正俗爰立大防上而朝廷下建閭里自身及家莫不有禮君臣以定父子以親夫婦昆弟舉得其倫大法既昭眾志成一綱紀相維名分有秩禮之爲治於未萌不能謹禮刑措奚能賢哲知本檢身克己言動之微履繩蹈矩以此使臣必效其忠以此臨民必致其恭爲國以禮聖有明訓敬德罔愆永垂令聞

崇儉

天地生財以養庶民宰制之柄在乎人君節已厚人不專其利崇儉黜欲邦國乃裕苟恃富侈奢泰是夸既損令德民用咨嗟明明聖皇以儉率下尙朴懲奢天下從化囊帷革履史策見褒象飭玉杯賢臣所憂得失之原勸戒罔極千古爲鑒慎乃儉德

無逸

天德剛健不已於行日月旋運無息故明人處兩閒焉可放逸耽樂是從憂所自出舜禹至聖尙戒慢遊日昃不遑西伯興周古有格言燕安鳩毒汲汲爲善猶恐不足人之有心易縱難收必學古道乃可自修目視簡編心維奧旨匪賢勿親匪善勿履造次無失寤寐靡忘日求至樂罔或怠荒觀省往行爲法爲戒察理既精勇爲不懈忠孝仁義日勉行之充乎



德業發乎文辭勤政之基由此而積敬於庶事日新不息

慮遠

處乎尊位宜遠其謀其遠伊何千載九州常人所知止乎旦夕聊樂一時不知憂戚苟安一己慮不及人甯謂天下皆切吾身聖哲存心廣大周悉慮無不至念無不極正身立德以裕後昆作範垂憲澤被無垠警畏憂勤無或怠肆天下後世終蒙其利

慎齋箴有序

人之持身立事常成於慎而敗於縱縱猶之火一燎而不可收慎猶之奉盈心存於敬而兢兢弗忘則不至於顛覆故君子惟慎之為貴里人王君仲威嘗病夫人以縱取敗懲其失名其室曰慎齋余聞而喜其志欲其久而不懈也箴以告之

箴曰縱轡以馳忽而不思康莊險巇惟惕惟慄虞其遺失履坎而佚惑乎世之人以肆為可常怠不知檢率取危亡汝放於言言孰之信不慎於行孰汝之順言為德符行為德機二者不慎于悖之歸有覺齋居以慎作則匪嘉厥名將飭爾德欲言而思勿爽於宜勿為詭誕以啟厲階將行而思必由乎義勿人之從惟天是畏天之昭昭靡幽不臨遊鑒汝體息鑒汝心由粗而精由微而鉅敬慎無愆曷哉君子

宗儀九首有序

君子之道本於身行諸家而推於天下則家者身之符天下之本也治之可無法乎德修於身施以成化雖無法或可也而古之正家者常不敢後法蓋善有餘而法不足法有餘而守之之人不足家與國通患之況俱無焉者乎余德不能化

民而竊有志於正家之道作宗儀九篇以告宗人庶幾賢者  
因言以趨善不賢者畏義而遠罪他日於大者有行焉或者  
其始於此

尊祖

人之異於物者以其知本也其所以知本者以其禮義之性  
根於天備於心粹然出於萬物故物莫得而類之今夫形禪  
而氣續者人與物之所同也渴而飲饑而斂勞而瘁逸而嬉  
者人與物不相遠也卒之人貴而物賤者何哉人能知尊其  
身之所自出而物不能也故生而敬事之為之甘膳豐柔之  
味以養其口為之華軟溫美之服以養其體為之采色以養  
其目為之馨香以養其鼻順其所欲以養其心猶以為未至  
也於是飭身悖行以養其德令聞嘉譽以養其名著其德美

於天下後世使之沒而不忘久而彌章君子之為人子孫非  
以養生為貴而以奉終為貴非以奉終為難而以思孝廣愛  
為難藏於墓祀於廟自天子達於士降卑廣狹不同而其致  
一也故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官師一庶人寢乎薦自  
外為之制者由乎人孝敬之情出於天由乎人者不可踰也  
本乎天者夫爵有強之者故天之命也人雖至昏弱也甚無  
知也過先祖之墓未有不動心者時焉而祀其先語及其遺  
事未有不嘆泣者形氣之感有所受也非偶然也故宗廟之  
制祭祀之禮君子以此崇本反始致誠敬於其先屢井之氓  
則祭田祖不以歲之豐歉而變不忘其始也況於身之所自  
出者乎知有其身而不知身之所自出是謂禽犢之民知奉  
其身而不恤吾身之所同出是謂瘠痺之民是二者雖色貌

爲人而其身物化也久矣故人而不知本謂之悖不睦族謂之戾悖與戾惡名也世之立而談者天之所授與堯舜孔子不異由顏焉而顏由孟焉而孟不此之務而惟惡名之求尙爲愛其身也乎吾懼夫吾族之人爲痿痺禽犢之歸而不自知也爲尊祖之法曰立祠祀始遷祖月吉必謁拜歲以立春祀族人各以祖耐食而各以物來祭祭畢相率以齒會拜而宴齒之最尊而有德者向南坐而訓族人曰凡爲吾祖之孫者敬父兄慈子弟和鄰里時祭祀力樹藝無昏欺也無胥訟也無犯國法也無虐細民也無博奕也無鬪爭也無學歌舞以蕩俗也無相攘竊姦侵以賊身也無鬻子也無大故不睦妻也勿爲奴隸以辱先也有一於此者生不齒於族死不入於祠皆應曰諾然後族人之文者以譜登一歲之生卒而

書舉族人之臧否其有婚姻相賙患難相恤善則勸惡則戒臨財能讓養親事長能孝而悌親姻鄉里能睦而順此其行之足書舉書之累有足書者死則爲之立傳於譜其有犯於前所訓者亦書之能改則削之久而愈甚則不削而書其名族人見必揖雖貴賤貧富不敵皆以其屬稱喜必慶戚必吊死以其屬服無服者爲之是日不肉而羣哭之羣祭之羣葬之

### 重譜

尊祖之次莫過於重譜由百世之下而知百世之上居閭巷之間而盡同宇之內察統系之異同辨傳承之久近敘戚疏定尊卑收渙散敦親睦非有譜焉以列之不可也故君子重之不修譜者謂之不孝然譜之爲孝難言也有徵而不書則

爲棄其祖無徵而書之則爲誣其祖有恥其先之賤旁援顯人而尊之者有恥其先之惡而私附於聞人之族者彼皆以爲智矣而誠愚也夫祖豈可擇哉兢兢然尊其所知闕其所不知詳其所可徵不強述其所難考則庶乎近之矣而世之知乎此者常鮮趨乎僞者常多淳安之江氏錄其身緣而上之至於魯公之族七十餘世皆有諱字卒葬若目見而耳受之者其心以爲至博也而博不能勝其僞也越之楊氏親湯帝之裔而恥其名之汙遂避而不言吳寧之杜氏越千餘歲而宗漢之延年首之當陽侯是皆知本者之所深惡而爲之者以爲工也顧不惑哉天下有貴人無貴族有賢人無賢族有士者之子孫不能脩身篤行而屈爲童隸而公卿將相常發於隴畝聖賢之世不能傳其遺業則夷乎恆人而縉紳大

儒多興於賤宗天之生人也果孰貴而孰賤乎四海之廣百氏之眾其初不過出於數十姓也數十姓之初不過出於數人也數人之先一人也故今天下之受氏者多堯舜三王之後而皆始於黃帝譬之巨木焉有盛而蕃有萎而悴其理固有然者人見其常有顯人也則謂之著族見其無有達者也則從而賤之貴賤豈有恆哉在人焉耳苟能法古之人行古之道聞於天下傳於後世則猶古人也雖其族世未著不患其不著也孔子子思以爲祖而換庸鬼之行則其庸鬼自若也祖不能貴之也故吾方氏出帝榆陶而譜不敢列之顯於昔者衆矣而不敢附之疑者闕之以傳疑不可詳者畧之以著實而惟以篤學脩身望乎族之人嗚呼富貴利達外至者也求之不可必得得之不可必守守之不能必傳也仁義忠

信之道備乎心不求而足得之可以行行之可以善施之盈天下而斂於身不見其隘傳之被萬世而非威武勢力之所能移善尊祖者思是道也行是道也天下不惟尊其身將歸德於其祖而祖益尊祖益尊而譜益傳斯其爲孝大矣何必趨趨然爲僞而欺且誣哉

睦族

井田廢而天下無善俗宗法廢而天下無世家聖人之立法所以收萬民之心而使之萃於一者治道之極治功之盛不可忽也故一之所在智者無所措其謀辨者無所措其說勇者無所用其力如表之領如網之綱如髮之握如輻之轂如馬之有轡如牛之有紉操之則然縱之則放招之則集搗之則退屈信作止惟上之所令而民不能參以私先王之民非

甚異於後世也其好義而易使從化而畏法甯死於飢寒而不忍爲亂者豈礎斧鈇鉞所能禁哉教之以其所固有故其向善也安令之以其所易知故其趨化也亟當是之時同閭接畝之人猶相親睦信順而大小宗法行乎宗族之間爲百世之宗者百世宗之爲五世之宗者五世宗之宗其身則守其訓有所猷爲皆受命於宗子而悍戾爭鬪之風無自而起苟非大姦魁詐不可教令則安有不善者乎故三代之俗非固美也爲治之具旣美而習使之然也後世願治之主玉佐之臣迭興於世而卒不足幾乎古豈民性之不可化耶其具之廢已久世主便因循而憚改作材士昧遠畧而務近功區區補弊苴漏而未及乎政教之全也民心益離而俗愈散奚獨民之罪君子預有責焉吾嘗病之而未之能行則思以化

吾之族人而族不可徙化也則爲譜以明本之一爲始遷祖  
之祠以維繫族人之心今夫散處於廬爲十爲百而各顧其  
私者是人之情也縱其溺於情而不宗之以知本則將至於  
紛爭而不可制今使月一會於祠而告之以譜之意俾知十  
百之本出於一人之身人身之疾在乎一肢也而心爲之煩  
貌爲之悴口爲之呻手爲之撫思夫一身之化爲十百也何  
忍自相戕刺而不顧乎何忍見其顛連危苦而不救乎何爲  
不合乎一而相視爲塗之人乎故爲睦族之法祠祭之餘復  
置田多者數百畝寡者百餘畝儲其入俾族之長與族之廉  
者掌之歲量視族人所乏而補助之其贏則以爲棺槨衣衾  
以濟不能葬者產子者娶嫁者喪者疾病者皆以私財相贈  
遺立典禮一人以有文者爲之俛相族人吉凶之禮立典事

一人以敦睦而才者爲之以相族人之凡役世擇子姓一人  
爲醫以治舉族之疾其藥物於補助之贏取之有餘財者時  
增益之族之富而賢立學以爲教其師取其行而文其教以  
孝悌忠信敦睦爲要自族長以下主財而私典事而情相禮  
而野不能睦族沒則告於祖而貶其主不祠富而不以教者  
不祠師之有道別祠之不能師者則否

廣睦

人之親疎有恆理而無恆情自同祖推而至於無服又至於  
同姓愛敬之道厚薄之施固出於天而不可易然有親而若  
疎者有疎而若親者常情變於所習也閱歲時而不相見則  
同姓如路人比廬舍同勞逸酒食之會不絕則交游之人若  
昆弟使同姓如路人他人如昆弟斯豈人之至情哉物有以

移之君子未必然而常情所不能免也聖人之治人以常人之情爲中制俾厚者加厚而薄者不至於離恐其以不接而疎疎而不相恤也故爲之祭酺之法合之以燕樂飲食以洽其歡忻慈愛之情恐其徇於利而不知道也肅之以鄉射讀法使之祇敬戒愼而不至於怠肆祭而酺所以爲樂也讀法所以爲禮也約民於禮樂而親者愈親疎者相睦此先王之所以爲盛也哉舉而行諸天下今未見其不可也然非士之職也故欲自族而行之鄉爲之制其制曰宗族歲爲燕樂之會四其時則二月也五月也八月也十有一月也其物則時祀之餘也其品則豕與羊各一酒醴羞果惟所有而不必侈也酒以七行九行爲節也位以尊卑長幼爲序也苟尊矣雖稚子猶位乎上也苟長矣雖貧且賤以齒也其言惟孝弟忠

信而勿褻也勿譁也勿慢也飲雖醉而勿違禮也立子弟二人爲執禮以佐酒酒至揖請飲既飲揖請酬既酬揖請敬羞二人歌詩其詩則蓼莪棠棣葛藟東門唐之杖杜谷風雅之黃鳥之類貴其能感人而敦倫理也其數則如酒也立二人講說嘉言古之人及乎教者皆在所取也將歌也將說也執禮揖曰請肅以聽皆拱而坐坐則肱相比行則武相銜舉爵飲醕食羞皆後長者畢則旅揖辭而退少者送長者於家然後返歲爲禮儀之會三冬至也歲之初吉也夏至也冬至陽之始生也君子之道自此始亨矣宜有慶也是日味爽舉族自勝冠以上咸盛服造祠下相揖趨及門祝啟門以次入序立以時羞獻奠酒皆再拜班趨出族之長坐別堂次長者率羣昆弟子姓捧觴稱壽畢皆拜遂以次飲酒相拜如禮典禮

以譜至北向坐讀之長者命眾坐眾坐聽善惡之在書者咸  
讀無隱設席於南楹之東北向者其上曰旌善之位善之多  
者長者命之酒俾少者咸拜之典禮翼以就位者南楹之西  
曰思過之所惡之累書而不改者俾立其下於是長者以譜  
所列傳緒盛衰絕續之故明言之而告以常訓曰爲善如嗜  
飲食去惡如去毒螫慎思哉勿墜爾先祖之祀眾拱而聽皆  
俯首就班再拜出少者授長者杖以序行乃遣於家夏至陰  
之始生也君子所宜慎也是日素服謁祠如冬至禮不飲酒  
不相拜讀譜之儀亦如之歲之初吉歲拜如冬至禮不讀譜  
鄉黨之制歲爲燕樂之會一其時以秋其物以祭社之餘其  
坐以商以德以爵其禮主於饌其儀如宗族之會歌詩說嘉  
言亦如之其詩以伐木魚麗南有嘉魚菁菁者莪賓之初筵

擇鄉人子弟羣歌之其誦嘉言也耆老之賢者舉以教在坐  
者皆起應曰祇奉長者之訓凡族人鄉人不與於會者八牒  
倫絕者鬪爭者相訟者使酒而酗者博奕者過累書而不改  
者虐鄉里者言僞而行違者皆君子之所棄也不善者棄而  
後知所戒然後善者尊而益勸勸戒立而俗甯有不美者乎

奉終

愛敬以養生哀戚以送死墓焉而葬位焉而祭皆本於禮而  
不敢忽者先王教民之通法也喪而用浮屠之術葬而信葬  
師之說貧真報於不可致詰之間徵休咎於無情難驗之川  
阜上以爲親謀下以爲身利者此古之所未聞也後世閭夫  
野人多趨信而甘心焉親沒於牀不於禮而於浮屠不哭泣  
擗踊而於鐘磬鏡鈸非是之務則人交笑以爲簡時可葬矣



泥於山川之利害而不節葬或至於終身或身死而委糞於子孫甚者子孫恐葬之禍其身舉而棄諸水火葬親以禮者世反非之爲愚於乎是何其不察而至於此極乎彼浮屠之所謂輪回者果可信耶天之生人物者二氣五行也其運也無窮其續也無端先者過而後者來未嘗相資以爲用者二氣五行之常也自草木而觀之發榮於春盛壯奮長蔚乎而不可遏及乎戒之以凜風申之以霜露昔之沃澤茂美一旦飄而爲浮埃化而爲汙泥蕩滅殫盡無跡可窺矣其發生於明年者氣之始至者爲之也豈復資既隕之餘榮乎惟人也亦然得氣而生氣既盡而死死則不復有知矣苟有焚炙剗割供樂適意身且不有而何以受之形盡氣盡而魂升魄降無所不盡安能入人胸腹重生於世而謂之輪回也哉天地

至神之氣以其流行不窮故久而常新變而不同使必資已死之人爲將生之本則造化之道息矣烏足爲天地倫或有之人固不知之也浮屠亦人耳何自而獨知之彼以其茫昧不可揣摩故妄言以誣世夫豈可信而事其教乎孔子謂祭之以禮爲孝則事異端之妄棄聖典而不信者其爲非禮也大矣不孝孰大焉而聞者顧安之而不以爲非胡可哉葬師之動人以禍福而其說尤怪人之昌隆盛熾者其先必有厚德之遺貧賤夭絕者必有餘惡之著山川何與焉誕者則不然問有貴富之人於此則歸福於其坐塚曰此某形也此某徵也於葬之法宜爾也聞有貧賤之人於此則曰此葬之罪也此於法宜至於斯也信斯言也則人之多財而力足者皆相率而爲不善及乎死也求善地以葬其身則可免子孫於

禍夫孰肯爲善乎由夫者而論之繁乎盛衰者莫大乎國都  
殺函河渭無異也秦帝之亡漢帝之昌隋據之而促唐據之  
而長果在於善地乎帝王之尊家天下而役海內使地善而  
可興竭智以營陵廟奚求而不致而亡國敗主相屬則果不  
在乎此也審矣古之卜宅兆云者以神道定民志耳非視岡  
阜之向背逆順臆度目斷如世之葬師之爲也葬師祖晉郭  
璞書其書苟可信璞用之以葬其祖考宜有奇驗不誣而璞  
卒死於篡賊其身不能福而謂能福乎人其可信否耶世之  
人多信之不知自陷於不孝而莫之贖也於乎先王之禮一  
失而流於野再壞而化於夷豎其大壞而不可爲忽乎入於  
禽獸而不之覺甯不哀哉天下之人其小者化爲夷由夷而  
往吾不能知其所至矣其心淫浸膠固非空言所能革也吾

獨以告吾族人親喪必以三年三年之制必循禮勿以浮屠  
從事違者生罰之死不祀於先祠葬卜吉凶而勿泥葬師之  
說期必以三月三月不能至五月五月不能止七月過一歲  
者如違喪禮者罰必刻墳志墓銘力不足者刻其名俾後有  
考作方氏喪葬儀

務學

學者君子之先務也不知爲人之道不可以爲人不知爲下  
之道不可以事上不知居上之道不可以爲政欲達是三者  
舍學而何以哉故學將以學爲人也將以學事人也將以學  
治人也將以矯偏邪而復於正也人之資不能無失猶鑑之  
或昏弓之或枉絲之或素苟非循而理之榮而直之瑩而拭  
之雖至善不適於用烏可不學乎夫學非爲華寵名譽爵祿

也復其性盡人之道焉耳彼蟬而動翹而鳴者不知其生之  
故與其爲生之道是以物而不神冥而不靈人之爲學所以  
自異於物也匪特異於物欲異於眾人也匪特異於眾人士  
將合乎天地拔乎庶類之上而爲後世之則也其說存於易  
詩書春秋三禮其理具乎心其事始乎窮理終乎知天其業  
始於修己終於治人其功用至於均節運化涵育萬物大得  
之而聖深造之而賢勉修之而爲君子聖賢君子非天墜而  
地出人爲之也舉夫人之身皆可爲聖賢而乃不能異於物  
曷過哉不知務學之方也今世俗之儒申申而行由由而言  
騰口頰播簡牘以誘乎人知非不博言非不華矣而於古之  
學未也何哉爲其泛而無本也漫而無統也可喜而無用也  
君子之學積諸身行於家推之國而及於天下率而措之秩

如也奚待詞說乎以詞說爲學上以是取士下以是自期此  
士所以莫逮乎古也嗚呼無善教而天下無善士無善士而  
天下無善俗世俗之陋其患豈微也哉余不欲學者之類之  
也方氏之學以行爲本以窮理誠身爲要以禮樂政教爲用  
因人以爲教而不強人所不能師古以爲制而不違時所不  
可此其大較也其小學曰七歲而學訓之孝弟以端其本訓  
之歌謠諷諭之切平理者以發其知羣居而訓之和賜之以  
物而導之讓慎施朴楚以養其恥敏者守之以重默木者開  
之以英慧柔者作之強者抑之扶之植之摧之激之而童子  
之質成矣其大學曰立四教皆本於行行不修者不與一曰  
道術二曰政事三曰治經四曰文藝一道術視其人質之端  
方純明知微近道者與言者其言行以稽其所進試其問難

以審其所造政事文藝其材之所能者無不學也二政事視其通明才智者使學焉治民之政八制產平賦興教聽訟禦災恤孤御吏禁暴悉民情知法意為政事本試以言授以事而觀其所堪三治經精察燭理篤志不惑而長講說者為之四文藝博文多識通乎制度名物立言陳辭可以為世教者其極也試之之日皆以終月皆欲其稱其教之名也教之存乎師化之遲速存乎人得其人推而用之不難於天下夫豈一家之學也哉

謹行

士之為學莫先於慎行行之於人猶室之有棟柱也帛之有絲縷也木之有本也馬之有足也鳥之有翼也聖得之而後為聖賢得之而後為賢君子修是而為善小人失是而陷於

夷狄禽獸之歸夫焉可忽哉積之如升高之難而或敗於談笑為之於闡闕之內而或播於四海九州才極乎美藝極乎精政事治功極乎可稱而行一有不掩焉則人視之如浮菘不潔避之如虎狼賤之如犬豕并其身之所有與其疇昔竭力專志之所為者而棄之矣可不慎乎夫口之便於甘肥體之便於華美耳目之耽於所思心志之趨於所樂家欲富而身欲尊者人之同情聖賢之所不能無也然而學道之士禁制克節惟恐是念之萌於中刪衣霍食黜好算欲終身而不敢怠者誠知輕重之分也人之身不越乎百年善愛其身者能使百年為千載不善愛其身者忽焉如蚊蚋之處乎益缶之間夫蚊蚋之生亦自以為適矣而起滅生死不踰乎旬月當其快意於所欲以益缶為天地而不知其所處之微味陋

之民亦若是矣迷溺於聲色勢利以身爲之役而不以爲勞其心以爲至樂也而不知其可悲也甚適也而不知其爲汙辱也均之爲身也聖賢之尊榮若彼而眾人之汙辱若此曷爲而然哉慎行與否致之耳難成易毀者行也難立易傾者名也得之不能久於身樂未旣而憂繼之者人之欲也以富貴利達易汙辱之名猶食烏喙而易死也況倏忽接於耳目者之不足恃乎故人有殺身而徇君親者非不愛身也愛其身甚而欲納之於禮義其爲慮甚遠矣甯死而不肯以非義食知義之重於死也甯無後而不敢以非禮娶知失禮之重於無後也僥倖苟冒於一時而蒙垢被汙於萬世小則閭里識之以爲訾大則冊書著之天下笑之聞其名則唾罵不欲入於耳計其所得曾不若秋毫而賤辱其身使孝子羞以爲

父正士羞以爲友遺裔遠允羞以爲祖不亦惑哉且人不患不富貴而患不能慎行無行而富貴無益其爲小人守道而貧賤無損其爲君子吾家自始遷祖至於余身十五世矣以言乎貴產則不踰於中家以言乎爵祿則未有以位乎朝者然而不愧於人見推於世者以先人素有積德蓄學操行異乎恆人焉耳遠者余不足知之若曾大父西洲府君之純厚慈夫先君太守貞惠公之廉介方正視古之賢者豈有間哉吾族之人暨將來而未至者烏可不效也人莫不喜爲名人之子孫而不知其尤難於眾人蓋德大則難繼行高則難稱有善過於人人未之取也曰其祖之賢不但如斯而已有惡未著人已責之以爲不肖曰若之祖何人也而爲此哉故生於微宗庸族者過易隱而善易著以其特出掩於其先人皆

異之故不求其備也生於世家者過易聞而善難昭以其先  
多顯人而不可企也嗚呼方氏之嗣人奈何而不慎乎君臣  
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五者天倫也敦天倫者天之所誅人之  
所棄生不齒死不服葬不送主不入祠譜不書其名行和於  
家稱於鄉德可爲師者終則無服者爲服總麻有服者如禮  
祭雖已遠猶及雖無主祭者猶祭如是而不能爲君子則非  
方氏之子孫也告於祠而更其姓不列於譜

### 修德

能爲眾人所不能行之事者其子孫必享眾人所不能致之  
福人之爲善非爲子孫計也然天道之於善人以及其身爲  
足常推餘澤以福其後人則亦易嘗不爲子孫計哉第眾  
人之計速而易致而君子之澤遠而難譬故趨乎善者常少

溺乎利者常多眾人每笑爲善之士爲迂緩無術而不知天  
道之所佑固在此而不在彼也天下無千載全盛之國無百  
年全盛之家天豈不欲有國家者久而不墜哉或一再傳而  
失之或未終其身而不振得之於勞動艱難之餘而敗之於  
談笑燕安之頃非其智力所不能德不足而子孫無所藉以  
自立也人之生於世善之家猶木之生沃土蚤發而易長華  
茂而後凋礪田瘠穉雖有萌蘖之滋拳曲擁腫終不足觀則  
所籍使之然耳今之人莫不欲子孫之蕃賢才之夥傳緒久  
而不衰而莫能爲善此猶不藝而欲穫也不獵而欲衣狐貉  
也孰從而致乎故富貴而不修德是以爵祿貨財禍其身也  
富貴其子孫而不力爲善是置子孫於賤辱之筭爭奪之區  
而不顧也使貴而可傳則古之顯人與齊魏秦楚之君至今

不失祀矣使富而可傳則趙孟三桓之裔有餘積而無憂矣然而皆莫之存何哉德澤既竭而後人莫能繼也先人有千乘之勢萬室之邑不足恃也金帛菽粟盈溢廩廩不足恃也惟有餘德焉為可恃而恃之者身必危可恃以存者其惟德脩於身而不懈者乎德有及乎數百年者有及乎百歲者有及乎當世者有及乎一鄉行乎一家者子孫之食其報也恆視所及為廣狹道術材畧高世而拔類或見於事功佐明主除暴亂立法制或著於書以陳仁義政教正人心於將亡遏邪說於欲盛此德於數百年者也不能如彼之盛而其所為可以扶衰拯溺為百年所依恃者百年之所德也又不能然而濟當時之難者當時之所德也下此而盡力於一鄉行法於一家鄉與家賴之亦可以及其子俾不遽至於禍敗況其

及愈大則所利愈遠乎閭巷之士欲澤天下後世固非其職然因其身之所居以為其分之所當為奚為而不可也故事親而孝事長而弟族焉而睦姍焉而義慈恭惠和不犯不忤以此守身而無媿者其德可以澤其子推而行於鄉矜寒恤飢周人之所不及而為人之所難為其允嗣有不興者乎有位而立功學道而立言皆人所可致者孰謂吾族之人而不能為善人乎孰謂為善而果不可恃乎

體仁

天之生人豈不欲使之各得其所哉然而勢有所不能故託諸人以任之俾有餘補不足智愚之相懸貧富之相殊此出於氣運之相激而成者天非欲其如此不齊也而卒不能免焉是氣行乎天地之間而萬物資之以生猶江河之流渾涵

滄海其所衝激不同而所著之狀亦異大或如蛟龍小或如珠璣或聲聞數千里而或汨然而止水非有意爲巨細於其閒也而萬變錯出而不可禦人何以異於斯乎智或可以綜覈海內而闇者無以謀其躬財或可以及百世而餒者無一啜之粟天非不欲人人皆智且富也而不能者勢不可也勢之所在天不能爲而人可以爲之故立君師以治使得於天厚者不自專其用薄者亦有所仰以容其身然後天地之意得聖人之用行而政教之說起故聖賢非爲已設也所以爲愚不肖之資貨財非富匹夫也固將俾分其餘以補人之匱乏三代之盛是法行於朝廷達於州里成於風俗而入於人心是以天下無怨嗟之民久矣其亡而莫之復也世之志義之士猶有推其所有餘行其所可爲者其亦先王之所取者

乎然非知本者不知其意之美也人之挾所長以虐同類由不知本故耳使知斯人之生皆本於天視人之顛隳陷溺與己無以異則民焉有失所之患哉余病乎未能而欲試諸鄉閭以爲政本數百家之鄉其人必有才智資產殊絕於眾者雖廢興迭出而未嘗無每鄉推其尤者爲之表使爲二廩三學廩之法豐歲夏秋自百畝之家以上皆入稻麥於廩稱其家爲多寡寡不下十升多不過十斛使鄉之表籍其數而眾閱守之度其凡歲可得千斛以備荒凶札瘥及死喪之不能自存者其入也先富而出也先貧出也視口而入也視產產多者皆庚加息十一不能庚則否廩之左立祠以祠入粟多而及人博者祠之左右序揭二板左曰嘉善書其人之績板以朱書以青右曰媿頑板不飾書以白書吝而私者爲表而



不均者漁其利而不卹民者歲再集眾謁祠而讀之以爲戒  
學之法各立師一人以有德而服人者爲之立司教二人司  
過二人司禮三人鄉人月吉盛衣冠相率謁學暇則遊於學  
問平師有違過者於師平治悖教不良者師與其罰其教法  
如族學之儀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卷之一終

後學莫縣葉蘭謹校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卷之二

南京操江都御史嘉善丁賓

南京翰林院孔目仁和錢養庶 全校

南京鴻臚寺卿歸安錢士完

南京禮部司務仁和羅大冠

南京掌翰林院諭德餘姚孫如游訂正

後學 上元姚履旋參閱

十九世裔 孫方永祥重刊

雜著

釋統上

仁義而王道德而治者三代也智力而取法術而守者漢唐  
宋也強致而暴失之者秦隋也篡弒以得之無術以守之而  
子孫受其禍者晉也其取之也同而身爲天下戮者王莽也  
苟以全有天下號令行乎海內者爲正統耶則此皆其人矣  
然則湯武之與秦隋可得而班乎漢唐之與王莽可得而並